

官板

讀朱隨筆

天保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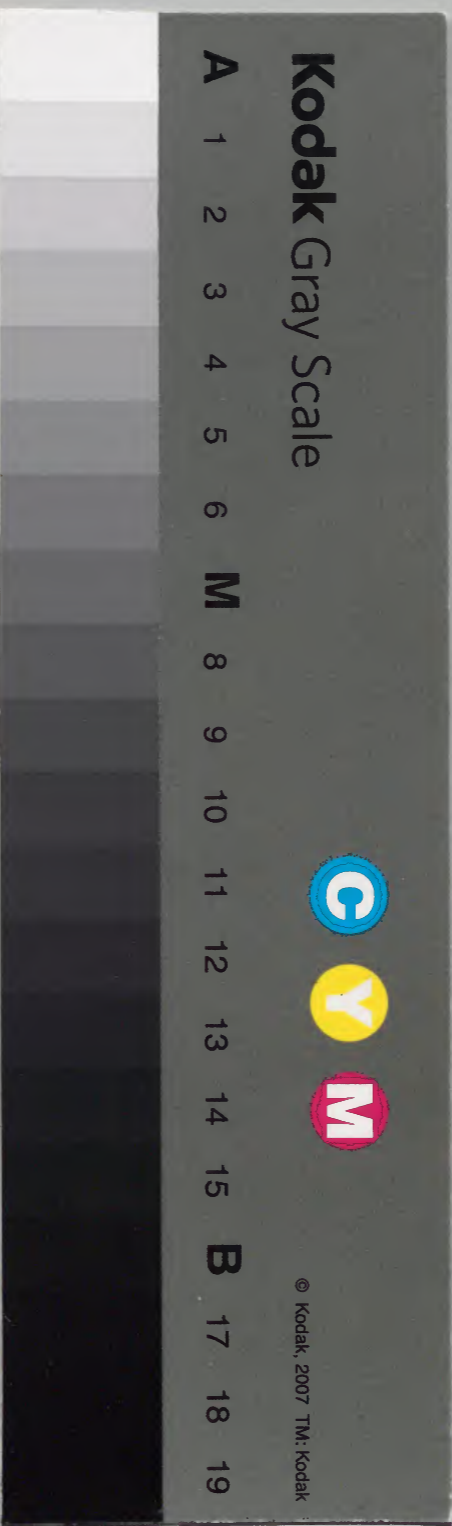
卷四止

官板見本

漢書門			
四	〇	四	
九	四	二	
四	八	九	類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二	四	漢	
九	〇	書	
八	四		
函	二		
二	冊	號	類
一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4042
冊數	4	(4)
函號	298	282





漢草文庫

陸稼書先生讀朱隨筆小注卷四

吳縣席永恂 漢翼

婁縣趙鳳翔 魚裳

受業

嘉定侯 銓 秉衡

叅校

太倉王前席 漢廷

宸徵 直方

朱子大全集卷五十八

答張仁叔曰。霍光臨大節。亦大有虧欠處。愚按霍光

大節欠處。莫甚於許后之事。亦自其平日家庭間不

能正身化家以致妻子驕溢釀成大禍故欲大節之無虧必自謹小慎微始

答徐子融曰有性無性之說殊不可曉當時方叔於此本自不曾理會率然躡等揀難底問熹若照管得到則於此自合不答且只教他子細熟讀聖賢明白平易切實之言就已分上依次第做功夫方有益於彼而我亦不爲失言却不合隨其所問率然答之致渠一向如此狂妄此熹之罪也愚按於此最可見朱子教人之不苟當與卷五十五答安仁吳生等書同

看

又答宋深之曰五峰之書知言爲精然其間亦不能無小小可議處其他往往又不能及故向來敬夫不欲甚廣其傳今想廣仲之意恐亦有所難言者非靳惜也南軒文此間鏤版有兩本其一熹爲序者差不雜黃州亦有官本篇秩尤多然多是少作可恨也愚按古人於師友之文不欲輕爲傳本如此何等慎重答葉味道言陸子靜居親喪直欲於卒哭而祔之後徹其几筵而反以朱子祔與遷自是兩事之說爲不

然愚按子靜之薄於親亦自其學術之差來

鄧衛老問孔顏之所樂者循理而已矣朱子答云此等處未易一言斷且宜虛心玩味兼考聖賢爲學用力處實下功夫方見得如此硬說無益於事也愚按言循理亦不甚差但朱子最怕人硬說不切身體貼鄧又問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朱子亦云須實下功夫真有見處方有意味耳

答鄧衛老言韓魏公論不當使道士於正殿設醮而不知設醮之非愚按今人論治往往如此

鄧又問程先生論封建頗取柳子厚之說而范唐鑑亦推廣之至胡氏管見乃力詆子厚并排蘇范其說反與程門不合何也朱子答曰遺書中只有一條論封建而取柳子厚者其他却不如此恐此一段乃記錄之誤也范氏說多苟簡不足爲法胡氏之論雖正然其言利害亦有所偏要之封建郡縣互有利害但其理則當以封建爲公耳此類且徐講之非今日所急也愚按論封建者明沈一貫人品雖不正然其言却多可採

答張敬之論必有事焉一段曰。此一段依孟子本文。只合就養氣上說。集注言之備矣。明道先生移就持敬上說。却是養氣以前一段事。功夫雖密。然恐不若且依孟子看也。愚按朱子雖有取程子之言。而至講孟子。則不依其說。是何等權度。卷六十一答林德从亦云。孟子上下文無敬字。只有義字。程子是移將去敬字上說。非孟子本意也。

朱子大全集卷五十九

答吳斗南曰。哀集程門諸公行事。頃年亦嘗爲之而

未就。今邵武印本所謂淵源錄者是也。當時編集未成。而爲後生傳出。致此流布。心甚恨之。比來深考程先生之言。其門人恐未有承當得此衣鉢者。愚按觀此則淵源錄乃朱子未定之書。答陳衛道曰。性只是理。以其在人所稟。故謂之性。非有塊然一物。可命爲性。而不生不滅也。愚按此亦性字切要之解。又曰。凡古聖賢說性命。皆是就實事上說。如言盡性。便是盡得此君臣父子三綱五常之道。而無餘言。養性。便是養得此道而不害。尤明。

答余正叔曰。前者所論。未嘗欲專求息念。但以爲不可一向專靠書冊。故稍稍放教虛閑。務要親切自己。然其無事之時。尤是根本所在。不可昏惰雜擾。故又欲就此便加持養。立個主宰。其實只是一個提撕警策。通貫動靜。但是無事時。只是一直如此持養。有事處。便有是非取舍。所以有直內方外之別。非以動靜真偽判然二物也。愚按觀此條。則凡朱子所言內外動靜處。可見其未嘗有所偏矣。果齋李氏所謂。晚見諸生繳繞於文義之間。始頗指示本體者。亦是此意。

而豈如姚江所謂晚年定論也哉。

趙致道誠幾圖。辨胡氏同體異用之非。義理最爲精

微。

朱子大全集卷六十

相傳朱子易簣時。尚改誠意章注。然文集卷六十答周南仲二書。卽是今誠意章首二節注。一字無差。不知何故。

答章季思曰。聖賢之教。不過博文約禮四字。博文則須多求博取。熟講而精擇之。乃可以浹洽而通貫。約

禮則只敬之一字已是多。愚按約禮似尚有力行意。朱子於此却以敬該之恐未安。
答汪易直曰。管仲事程子所推。聖人本意恐已得之。蓋其不死子糾而從桓公。乃是先迷後得。如今叛逆而遭赦宥。自無可死之理。然此事夫子當時不曾明言。但今以其言專取其功而略無譏貶之詞。可以推見之耳。若果有罪。則聖人必有微詞。以見功過不相掩之意。不特如此說矣。故疑程子此義講之甚精。而鄙意所疑。則其曰若當死而不死。則後雖有功。亦不

復取此。則未安耳。功自功。過自過。若過可以掩功。則功亦得以掩其過矣。康節先生論學春秋者。先當定五伯之功罪。而以五伯為功之首罪之魁。此語最為切當。然非獨論古事為然也。見諸行事。則操賞罰之權。持黜陟之柄者。亦當以是為心。乃能盡用一世之材。以濟天下之務。而不失其正耳。仁之一字。以其德而言。則必心無私而事當理。乃能當之。若其功則惟利澤及人。有恩有惠。便可稱之。初不計其德之若何也。愚按論一管仲。便是唐虞黜陟之法。此是何等樣

胸次。

潘子善問云。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施與用不知如何分。朱子答云。恕之所施。施其愛耳。不恕則雖有愛而不能及人也。愚按忠字界分。尚未明言。

又答潘子善云。所論爲學之意善矣。然欲專務靜坐。又恐墮落那一邊去。只是虛著此心。隨動隨靜。無時無處。不致其戒謹恐懼之力。則自然主宰分明。義理昭著矣。然著箇戒謹恐懼四字。已是壓得重了。要之只是略綽提撕。令自省覺。便是工夫也。愚按魏莊渠

論敬多用略綽提撕四字。蓋本朱子。

朱子大全集卷六十一

答林德久曰。大學歸來不暇整理。蓋此等多因朋友辨論間彼此切磨。說得細密。今無事時。自作文字。却有搜索不到處。愚按夫子所謂起予。正是如此。又曰。昨在玉山學中。與諸生說話。司馬宰令人錄來。當時無人劇論。說得不痛快。歸來偶與一朋友說。因其未喻。反復曉譬。却說得詳盡。所謂朋友疑。卽是卷五十八答陳器之問玉山講義。

又答林德久曰嘗愛韓子說所以為性者五而今之言性者皆雜佛老而言之所以不能不異在諸子中最為近理蓋如吾儒之言則性之本體便只是仁義禮智之實如佛老之言則先有箇虚空底性後方旋生此四者出來不然亦說性是一箇虚空底物裏面包得四者愚按高顧闢陽明無善無惡之說亦只說得虚空底包四者而已

又答林德久曰橫渠反原之說程子蓋嘗非之今東見錄中不可以既反之氣復為方伸之氣此類有數

條皆為此論發也愚按橫渠形潰反原之說雖與釋氏覺性常存老氏死而不亾之說不同而與程朱之意亦異

答歐陽希遜曰孔子只是說箇為仁工夫至孟子方解仁字之義理如仁之端仁人心之類然仁字又兼兩義非一言之可盡故孔子教人亦有兩路克己即孟子仁人心之說愛人即孟子惻隱之說而程子易傳亦有專言偏言之說如熹訓釋又是孟子程子義疏愚按此條當與仁說同看

歐陽希遜問。程子曰：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性善，是也。近觀先生答嚴時亨所問云：易大傳言繼之者善，是指未生之前。孟子言性善，是指已生之後。與程子之說，似若有異。朱子答曰：明道之言，高遠宏濶，不拘本文正意，如此處多。若執其方而論，則所不可通者，不但此句而已。愚按：明道講必有事焉，繼之者善之類，與朱子絕不同，而不害其為道統相承者，以其本領處無不同也。若高景逸之講一貫知本，則不得以此為例矣。

答嚴時亨曰：發已自盡，但謂凡出於已者，必自竭盡，而不使其有苟簡不盡之意耳。非奮發之謂也。循物無違，謂言語之發，循其物之真實，而無所背戾。如大則言大，小則言小，言循於物而無所違耳。愚按：此看信字專就言上說。嚴時亨亦疑明道所謂繼之者善曰：近思錄一書，皆是刪取諸先生精要之語，以示後學入德之門戶。而首卷又是示人以道體所在，編入此段，必不是閒慢處。朱子答曰：明道先生如此處多，若以本文論之，則

皆不可曉矣。要當忘言會意，別作一格看，可也。愚按葉氏近思錄集解於此條絕不說破，別自一格處殊疎。

嚴時亨論曾點一段大約言點不是逍遙物外不屑當世之務者，乃是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無入而不自得者。孟子所謂大行不加，窮居不損，蓋先理會要自家身心自得無欲，常常神清氣定，則天下無不可為之事。識者所以知堯舜事業，曾點固優為之也。三子規規事為之末，則所謂不知其仁也。朱子謂此

一段說得極有本末。愚謂曾點之自得，又須看得與姚江良知不同。方好。所以朱子又繼之曰：學者立志要當如此。然其用力却有次第。又答歐陽希遜曰：學者當循下學上達之序，庶幾不錯。若一向先求曾點見解，未有不入於佛老也。

朱子大全集卷六十二

答張元德洽曰：近與學者講論，尤覺橫渠成誦之說最為徑捷。蓋未論看得義理如何，且是收得此心，有歸著處，不至走作。然亦須是專一精研，使一書通透。

爛熟都無記不起處方可別換一書乃爲有益若但
輪流通念而覈之不精則亦未免枉費工夫也須是
都通透後又却如此溫習乃爲佳耳愚按此書之首
有衡陽之訃想已聞之恐更有追削禁錮之類等語
蓋黨禍時言也而勸人讀書成誦如此孰謂朱子晚
年專事本體哉

又答張元德論介甫只是見理不明用心不廣一時
諸賢不向源頭與之商量便以不可以有爲待之而
不察其所欲勝之流俗亦真有未盡善處此論最公

又答張元德曰大抵讀書須且虛心靜慮依傍文義
推尋句脈看定此句指意是說何事略用今人言語
襯貼替換一兩字說得古人意思出來先教自家心
裏分明歷落如與古人對面說話彼此對答無一言
一字不相肯可此外都無閒雜說話方是得箇入處
愚按此是朱子解經高於諸儒處觀其與張南軒商
訂癸巳論語說都是此法明之先輩作經義多祖述
此故其制雖始於安石其體雖定於王唐瞿薛而其
法實本於朱子明乎朱子此法方爲真經義誰謂舉

業盛而聖學亾哉。

張元德問人心雖未有喜怒哀樂而物欲之根存焉則固已偏於此矣故於其所偏者得之則喜且樂失之則怒而哀無復顧義理也朱子答曰此段說得是但物欲之根存焉之說恐未然人固有偏好一物者然此一物未上心時安得不謂之未發之中乎欲下工夫正當於此看取愚按物欲之根卽陽明所謂隔日瘡也然其論工夫則與朱子不同學者辨之。

朱子與張元德諸書論春秋者止狩河陽許世子二

事不說其不是想其所作春秋傳必多可觀。

又答張元德曰明道教人靜坐蓋爲是時諸人相從只在學中無甚外事故教之如此今若無事固是只得靜坐若特地將靜坐做一件功夫則却是釋子坐禪矣但只著一敬字通貫動靜愚按卷五十一有教黃子耕靜坐一書亦是明道之意耳。

張元德問語孟或問乃丁酉本不知後來改定如何朱子答曰論孟集註後來改定處多遂與或問不甚相應又無工夫修得或問故不曾傳出今莫若且就

正經上玩味有未通處參攷集注更自思索爲佳不可恃此未定之書便以爲是也愚按五十二卷答吳伯豐觀之則知大全中不載論孟或問全本固自有見
甘吉甫問曰蔡文云天根是好人之情狀月窟是小人之情狀三十六宮是八卦陰陽之爻某疑人物二字恐未可便以善惡斷之又言三十六宮都是春卽月窟亦爲春也朱子答曰陽善陰惡聖賢如此說處極多蓋自正理而言二者固不可以相無以對待而

言則又各自有所主康節所咏恐是指生物之源而言則正氣爲人偏氣爲物爲陰陽之辨季通所論却是推說然意亦通也甘又問云疑康節先言天根月窟是合偏正而言後言以爲都是春者是專以正者言之不知是否朱子答曰看遺書中善惡皆天理及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不可以濁者不謂之水等語及易傳陽無可盡之理一節卽此義可推矣更以事實考之只如鴟梟蝮蝎惡草毒藥還可道不是天地陰陽之氣所生否愚按陳幾亭論羅整菴理氣合一之

說亦引程子善惡皆天理為說蓋即康節所云三十
 六宮俱是春也性理大全雖載康節此詩而小注殊
 不分明讀者不知其為何說是最疎略處
 答杜仁仲曰仁仲反躬克己之意甚切雖未知所病
 者何事然既知其病即內自訟而亟改之耳何暇咕
 咕誦言以咎既往之失而求改過之名哉今不亟改
 而徒言之又自表其未有改之之實也則是病中生
 病名外取名不但無益而已愚按此病今人多有之
 被朱子一點破使人無地容身矣

答傅敬子曰且自看有疑處方好商量若只如此泛
 問不濟事又云所欲大字及二卦說尤是兒戲若真
 實做功夫何用此等裝飾愚按此等處皆見朱子不
 屑之教誨當與答安仁吳生同看
 答常鄭卿曰頃年見黃叔張在此作教官時教小學
 生誦書旬日一試似亦有益愚按此法居教職者當
 知之
 答李晦叔曰氣一也至於心者則為志氣至於形體
 者即為血氣范氏本說蓋如此向來誤去其本文兩

字後來覺得未穩故改從舊說愚按觀此尤可見大學首節注虛靈不昧四字是以氣言心為靈氣余國秀問嘗因求放心而謂視聽思慮由已時是心存不由已時是心放李敬子以為合理時是心存且謂某有認氣為心之病朱子答曰孟子說存其心養其性只是要人當操守此心不令放逸則自能去講學以明義理而動靜之間皆有以順其性之當然也愚按李敬子所云與黃勉齋之說合朱子此答似尚屬舊說

李敬子問燔因與朋友論及冒貫赴試事以為豈可不攻獨國秀以為不須攻幸一言以定眾志朱子答曰不知要如何攻若只經官陳狀乞泛行約束即不妨若指名告示聚眾毆擊則非所宜矣愚按處鄉黨惡俗當如此朱子答曰又李敬子問至善乃萬理盡明各造其極然後為至朱子答曰至善是自然底道理如此說不得愚按今人解至善多似李敬子話頭亦未之考耳李敬子又云周舜弼以為知止者非萬理併皆昭融

然後謂之知止。一事便有一理。即其所知而求得其
 所止。所謂能得者。非是動容周旋各當其則。一事得
 其所止。如仁敬孝慈之類。皆為至善。若必以動容周
 旋當則言之。將使學者沒世窮年。無復可以知止而
 得其所止矣。朱子答曰。經之所言。是學之等級。然知
 有淺深。得有大小。存乎其人。難以一槩論也。愚按朱
 子之答。未嘗以周說為不是也。益知至善非萬理明
 盡之謂矣。
 答李敬子曰。四游之說。則未可知。所謂六合之外存

而不論也。然却云。如禮記月令疏及晉天文志。皆不
 可不讀。

朱子大全集卷六十三

答孫敬甫曰。世衰道微。異說蜂起。其間蓋有全出於
 異端。而猶不失於為己者。其他則皆飾私反理。而不
 足謂之學矣。愚按為己而異端者。象山是也。然則論
 語所謂君子儒。所謂古之學者。其淺深同異。固不可
 一槩論乎。

答孫敬甫論陸學。曠目切齒一書。書首有衰年老態

等語真可謂破晚年定論者一確証當全看
答孫敬甫論格物傳曰蓋嘗欲效此體以補其闕而
不能就故只用已意爲之蓋無驅市人以戰之才只
得用趙人也愚按朱子文字亦每喜使事如此
答吳元士論樂律一書當同律呂新書看
朱子大全集卷六十四
與鞏仲至論古今之詩凡有三變却先云偶記頃年
學道未能專一之時亦嘗間考詩之原委看其下語
何等地步

又與鞏仲至論平澹二字曰古人之詩本豈有意於
平澹哉但對今之狂怪雕鏤神頭鬼面則見其平對
今之肥膩腥臊酸鹹苦澁則見其澹耳自有詩之初
以及魏晉作者非一而其高處無不出此謂水落石
出自歸此路則吾未見終身習於鄭衛之哇淫而能
卒自歸於英莖韶濩之雅正者也愚按東坡謂絢爛
之極乃造平澹如朱子之說則是平澹之後乃能絢
爛蓋其所謂平澹者各有所指而不同也
又答鞏仲至曰直卿久不得書聞有徙家之興此固

所欲但於渠聚徒之計則恐失之便無以為生亦須細商量耳論作官則誠不若聚徒之為安也愚按觀此直卿亦是以聚徒為生

又答鞏仲至曰世本舊聞先人說家間亦嘗有之以兵火失去然則世間亦須尚有本但今見於諸經注疏者恐亦或出附會假托未必可憑據正亦不必苦求耳愚按先秦之書多有不可憑據者

朱子於聚星閣照壁畫陳太丘見荀朗陵事亦再三斟酌其位次可見其凡事不苟人之本立於此

答江彥謀曰道之極致物我固為一矣然豈獨物我之間驗之蓋天地鬼神幽明隱顯本末精粗無不通貫而為一也愚按此雖以一貫言之然論仁體者亦當知此

與湖南諸公論中和第一書此即念臺所謂中和說四

答或人曰孟子論四端只欲人擴而充之則仁義禮智不可勝用不言當此之時別起一念以體其何物也無垢此言猶是禪學意思只要想象認得此箇精

靈而不求之踐履之實若曰一面充擴一面體認則是一心而兩用之亦不勝其煩且擾矣愚按此似破察識端倪之說

或問程明道立門庭以慎獨兩字朱子答曰慎獨固操存之要然明道教人本末具備亦非獨此二字而已愚按劉念臺以慎獨為講學宗旨是豈知明道之意哉

又答或人曰龜山立言却似有意於含蓄而不盡遂多假借寄託之語殊不快人意聖賢之言則本是欲

人易曉而其中自然有含蓄耳愚按言不可有意求約如此

又答或人曰學者講論思索以求事物義理聖賢指意則當極其博若論操舍存亡之間則只此毫釐之間便是天理人欲死生存亡之分至簡至約無許多比竝較量思前算後也愚按觀此則山木一章歸結到操存只是要人敬以直內是指示人直截之法若窮理集義本末具備之功則又不可如此論矣

又答或人曰鄉愿是一種小廉曲謹阿世徇俗之人

愚按張禹孔光真其人矣

朱子大全集卷六十五

尚書序注曰大抵書文訓誥多奇澁而誓命多平易蓋訓誥皆是記錄當時號令於衆之本語故其間多有方言及古語在當時則人所共曉而於今世反為難知誓命則是當時史官所撰隱括潤色粗有體製故在今日亦不難曉耳愚按此最足以破今文古文不同之感

朱子大全集卷六十六

著卦考誤當與易學啓蒙同看琴律說當與卷六十三內答吳元士書及律呂新書同看

朱子大全集卷六十七

易象說亦是易學之綱領

中庸首章說以敬以直內為致中義以方外為致和最明

已發未發說此與湖南諸公論中和第一書是一時筆明道論性說定性說蓋此二條是明道要緊底話故朱子特為之說

觀心說仁說此二篇是朱子要緊文字但集中誤載張南軒仁說而反以朱子仁說爲序仁說載在張說之後愚嘗見別本無前篇真西山讀書記亦明以前篇爲南軒仁說

王氏續經說一篇可爲輕於著書者之戒

朱子大全集卷六十八

觀井田類說儀禮釋宮二篇可見朱子每講一事必先究其綱領

學校貢舉私議一篇真足爲今世之藥石

卷六十九

朱子大全集卷七十八

讀呂氏詩紀桑中篇是詩學之綱領另有讀詩紀

序在卷七十六

讀唐志一篇闢辭章之學讀大紀一篇闢釋氏之學

讀兩陳諫議遺墨闢王氏之學皆是要緊文字別

集卷八釋氏論二篇可與讀大紀參看惜其多缺字

讀蘇氏紀年一篇最可體會一貫蘇黃門言吾暮年

於義理無所不通蓋悟孔子一以貫之之旨又曰夫

子之道一以貫之惟一爲能萬變而不窮又曰每夜

讀先賢集卷四
五
熟寐至五鼓初。卽攬衣起坐。此卽所謂天下何思何慮之時也。蓋天下本自無思慮。但人不具此眼目。不能識之爾。又曰。曾子以一爲忠恕。則知門人之不足告也。孔子旣沒。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因其說而廣之。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子思之說旣出。而天下始知一之與中在是矣。朱子曰。聖人之所謂道者。天而已矣。天大無外。造化發育。皆在其間。轉運流行。無少間息。雖其形象變化。有萬不同。然其爲理一而已矣。聖人生知安行。與天同德。其

於天下之理。幽明巨細。固無一物之不知。而日用之間。應事接物。動容周旋。又無一理之不當。然非物物而思之。事事而勉之也。故曰。吾道一以貫之。固非塊然以守一物於象罔之間。如所謂五鼓振衣。何思何慮者。遂指以爲妙道之極。又曰。天下何思何慮。正謂雖萬變之紛紜。而所以應之。各有定理。不假思慮而知也。今以中夜起坐。斯須之頃。當之。則是日出事生之後。此何思何慮者。遂爲閑廢之物。而無所用矣。彼所謂得一貫之旨者。殆不過此。豈不陋哉。又曰。謂曾

子以門人不足告而姑以忠恕為言則是不知忠恕之相為體用正所以明夫一貫之實矣愚按以五鼓振衣何思何慮者為一則是一為虛無寂滅之一而非一理渾然之一矣

朱子大全集卷七十一

記和靜先生五事其一云先生日誦金剛經一卷曰是其母所訓不敢違也愚按論語所謂無違恐不如是若和靜果有此事不如曹月川遠矣

記林黃中辨易西銘謂太極是生兩儀不是包兩儀

包如人之懷子子在母中生如人之生子子在母外愚按包與生二字學者當理會

記濂溪傳云國史載太極圖說乃云自無極而為太極不知其何所据而增此自為二字也愚按史臣不明理其弊如此

偶讀謾記內如論子華子之偽孟子排淮泗之誤與夫疫疾之不當避學者皆不可不知末後脩禮書一條想是朱子初修原本與後來改定本故有此論於永叔則考其事蹟於伊川則定其年譜此是朱子

論世之學

朱子大全集卷七十二

北辰辨聲律辨開阡陌辨九江彭蠡辨皇極辨皆是經史之綱領

尹和靜手筆辨皆是言語錄之不可廢此遺書所爲述也

觀雜學辨所辨蘇氏易解諸條真尹和靜所謂訓經而欲新奇無所不至矣歐陽公事蹟曰公嘗謂前儒注諸經惟其所得之多故能獨出諸家而行於後世

而後之學者各持好勝之心務欲掩人而揚己故不止正其所失雖其是者一切易以已說欲盡廢前人而自成一家此學者之大患也故公作詩本義止百餘篇而已其餘二百篇無所改易曰毛鄭之說是也復何云乎嗚呼此其用心公正豈子瞻所及哉宜朱子之有取焉

雜學辨辨蘇黃門老子解曰聖人所謂上達兼本末精粗而一以貫之也蘇氏之所謂達則舍器而入道矣愚按此當與卷七十讀蘇氏記年并五十二卷答

姜叔權論識心同看。

雜學辨。辨呂氏大學解曰。致知格物大學之端。始學之事也。一物格則一知至。其功有漸。積久貫通。然後胸中判然不疑所行。而意誠心正矣。然則所致之知。固有淺深。愚按此與卷四十六答黃商伯不同。

朱子大全集卷七十三

胡子知言疑義曰。遺書中所謂惡亦不可不謂之性者。蓋言其流如此。而性之本然者亦未嘗不在也。愚按理氣合一之論。只可如此說。此當與卷六十二答

甘吉甫天根月窟一條同看。

性無善惡。心無生死。此兩言誠是知言中大病。

知言謂欲為仁必先識仁之體。朱子曰。此語大可疑。觀孔子答門人問為仁者多矣。不過以求仁之方告之。使之從事於此。而自得焉耳。初不必使先識仁體也。又曰。孟子指齊王愛牛之心。乃是因其所明而導之。非以為必如此。然後可以求仁也。夫必欲因苗裔而識本根。孰若培其本根而聽其枝葉之自茂耶。愚按觀此則程子之所謂識仁。豈可不善看。

諸家論語卷四

三

朱子大全集卷七十四

更同安縣學四齋名曰如彙征之名乃學優而仕之事非學者所宜先也揭而名之是以利祿誘人豈敦學者之意哉今欲復四齋之舊以志道據德依仁游藝日之愚按朱子惟恐人不知義利之辨故隨處指示如此

觀同安縣論學者數條及策試榜喻真足破俗吏之習白鹿洞學規玉山講義增損呂氏鄉約皆學者所當熟玩而滄洲精舍論學者一條尤足令初學興起

朱子大全集卷七十五

困學恐聞編序曰困也者行有不得之謂也知其困而學焉以增益其所不能此困而學之事也愚按朱子以困學名燕居之室而目其雜記之編曰困學恐聞其自勵深矣今人不但不能學并不自知其困何怪其不如朱子哉

戊午讜議序曰有天下者承萬世無疆之統則亦有萬世必報之讎此二語斷盡南宋諸臣之案論孟精義序曰漢魏諸儒正音讀通訓詁考制度辨

名物其功博矣學者苟不先涉其流則亦何以用力於此愚按朱子之言如此今人竟置注疏不讀何哉

中和舊說序當與魏莊渠與余子積書同看

王梅溪文集序注云代劉恭父作今人代筆文字蓋

朱子所不能免程子文集中亦有代入作者

朱子大全集卷七十六

傳伯拱字說發明吉禮尚左之義最好

朱子大全集卷七十七

存齋記所云存而久久而熟心之為體必將瞭然有

見乎參倚之間此似觀心說所譏者其為未定之論無疑

通鑑室記曰大者綱提領挈細者縷析毫分此二語是讀書要法

建陽縣主簿廳記曰縣之屬有主簿秩從九品縣一人掌縣之簿書凡戶租之版出內之會符檄之委獄訟之成皆總而治之勾檢其事之稽違與其財用之亡失以贊令治愚按主簿之職如此誠任之而使克盡其職豈不有以分令之煩哉此當與洪武教民榜

文同看。

朱子大全集卷七十九

婺源縣學三先生祠記曰。三先生之道。則高矣美矣。然此婺源者。非其鄉也。非其寓也。非其所嘗游宦之邦也。愚按朱子之言如此。然近世刊程朱闕里誌者。何與。

瓊州學記曰。昔者聖王作民君師。設官分職。以長以治。而其教民之目。則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蓋民有是身。則必

有是五者。而不能以一日離。有是心。則必有是五者之理。而不可以一日離也。是以聖王之教。因其固有。還以導之。使不怠乎其初。然又慮其由而不知。無以久而不壞也。則爲之擇其民之秀者。羣之以學校。而聯之以師儒。開之以詩書。而成之以禮樂。凡所以使之明是理。而守之不失。傳是教而施之無窮者。蓋亦莫非因其固有。而發明之。而未始有所務於外也。夫如是。是以其教易明。其學易成。而其施之之博。至於無遠之不暨。而無微之不化。此先王教化之澤。所以

為盛而非後世所能及也。愚按觀此記則知所謂不可使知之者非不欲其知明矣。韶州濂溪先生祠記曰：秦漢以來道不明於天下而士不知所以為學。言天者遺人而無用，語人者不及天而無本。專下學者不知上達而滯於形器，必上達者不務下學而溺於空虛，優於治已者或不足以及人而隨世以就功名者，又未必自其本而推之也。夫如是，是以天理不明而人欲熾，道學不傳而異端起。愚按此等語說盡古今為學之弊。又云濂溪先生者

作然後天理明而道學之傳復續。蓋有以闡夫太極陰陽五行之奧而天下之為中正仁義者得以知其所自來，言聖學之有要而下學者知勝私復禮之可以馴致於上達，明天下之有本而言治者知誠心端身之可以舉而措之於天下。

婺州金華縣社倉記曰：凡世俗之所以病乎此者，不過以王氏之青苗為說耳。以予觀於前賢之論，而以下今日之事驗之，則青苗者其立法之本意固未為不善也。但其給之也以金而不以穀，其處之也以縣而

不以鄉其職之也。以官吏而不以鄉人士君子其行之也。以聚斂亟疾之意而不以憐恤忠厚之心。是以王氏能以行於一邑而不能以行於天下。愚按論社倉者必明於青苗之弊而後可。又建陽縣長灘社倉記曰。昔元履既爲是役而予亦爲之於崇安。其規模大略放元履獨歲貸收息爲小異。元履常病予不當祖荆舒聚斂之餘謀而予亦每憂元履之粟久儲速腐。惠旣狹而將不久也。然元履之言雖疏而其忠厚懇惻之意藹然有三代王政之餘風。愚按朱子不苟

從人而又不掩人善如此。

朱子大全集卷八十

鄂州州學稽古閣記。此一篇足破六經皆我註脚之言。此是癸丑年作。又可見其晚年之論矣。

朱子大全集卷八十二

跋李後主詩後。此寥寥數語耳。却可見異端之流毒。

朱子大全集卷八十三

跋余巖起集云。近年以來風俗一變。上自朝廷搢紳。下及閭巷韋布。相與傳習一種議論。制行立言。專以

醞藉襲藏。圓熟軟美爲尚。使與之居者窮年而莫測
其中之所懷。聽其言者終日而不知其意之所鄉。回
視四五十年之前。風聲氣俗。蓋不啻寒暑晝夜之相
反。是孰使之然哉。愚按此極似今人病痛。然懲此而
一槩以剛介質直爲尚。又恐有東漢黨錮之病。君子
之言行。其必務乎中乎。

朱子大全集卷八十四

跋韓魏公與歐陽文忠公帖云。張敬夫嘗言。平生所
見王荆公書。皆如大忙中寫。不知公安得有如許忙

事。此雖戲言。然實切中其病。今觀此卷。因省平日得
見韓公書蹟。雖與親戚卑幼。亦皆端嚴謹重。略與此
同。未嘗一筆作行草勢。蓋其胸中安靜詳密。雍容和
豫。故無頃刻忙時。亦無纖芥忙意。與荆公之躁擾急
迫。正相反也。書札細事。而於人之德性。其相關有如
此者。愚按此條當與程子作字甚敬同看。

跋程沙隨帖云。顏公剛毅忠烈。得之天資。與其學之
不純。而誦道佞佛。自不相掩。有志于道者。師其所當
師。而戒其所可戒。可也。愚按富鄭公趙清獻皆當以

此例看。

跋病翁先生詩。謂學詩且當以文選樂府諸篇為法。庶幾不失古人本分體製。向後若能成就。變化固未易量。乃魯男子學柳下惠之意也。愚按此是朱子晚年之語。以此言之。則王李之學漢魏。未可全非。但不當背理耳。為經義者。又豈可舍成弘嘉隆之規矩。而思立異以為高哉。

朱子題跋在於偽學禁後為多。大抵不欲以文自見。而聊書數語。以應人之求。此亦可見朱子苦心。

朱子大全集卷八十五

調息箴不知是何年作。

朱子大全集卷八十六

刊四經成告先聖文。可見其鄭重。內云前遭秦火。煨燼之厄。後罹漢儒穿鑿之謬。不惟微詞與旨。莫得其傳。至於篇帙之次。亦復淆亂。朱子此刊。所欲正者。不過篇帙之次。如易之十翼。當自為卷。詩書小序。不當冠於篇首。

滄州精舍告先聖文。曰周程授受萬理一原。曰邵曰

張爰及司馬學雖殊轍道則同歸愚按惟張邵司馬
乃可云殊轍同歸若金谿姚江是適越而北趨耳何
同歸之有

朱子大全集卷八十七

朱子祭南軒文共四篇一訃而祭一葬而祭一祭於
祠一祭於墓其友朋之情亦篤矣
祭蔡季通文凡二篇一止有嗚呼哀哉四字一家
數語其不欲以語言觸世網如此哉

朱子大全集卷八十八

劉珙神道碑珙從容言於上曰世儒多病漢高帝不
悅學輕儒生臣竊獨以為高帝之明其所不悅特腐
儒之俗學耳誠使當時有以二帝三王之學告之巨
知其必將竦然敬信而功烈所就不止此矣愚按此
論最公又珙因上齋居請雨一夕而應諸公皆賀公
因進言曰陛下誠心感格其應如響此足以見天人
相與之際真有不_二容髮者矣然則隱微之間纖介之
失其應豈不亦猶是乎臣願陛下察此而益謹其獨
焉則天下幸甚上為竦然改容愚按此可為納約自

牖之法。

朱子大全集卷九十三

朝散黃公墓誌銘言黃諱瑀福州郡閩縣人子榦從學考宋史新編蓋卽勉齋之父也又按誌稱瑀卒乾道四年卽以其年葬其長子杲後公十二年卒然則此誌蓋作於葬後而非埋於壙中者也又按誌中尚未言以女妻直卿

朱子大全集卷九十四

韋齋遷墓記云府君將沒欲葬崇安之五夫卒之明

年遂窆其里靈梵院側時熹幼未更事卜地不祥旣懼體魄之不獲其安乃以乾道六年某月日遷于里之白水鷺子峰下又云祝孺人後二十七年卒又祝孺人壙誌云孺人乾道五年九月卒明年正月葬於建寧府建陽縣後山天湖之陽東北距先君白水之兆百里而遠愚按朱子於韋齋之葬遷之於二十七年之後又與祝孺人之墓相去百里不知何故又卷九十八有韋齋行狀云公卒之明年葬於崇安縣五夫里之西塔山而碩人別葬建陽縣崇泰里後山

鋪東寒泉塢然公所藏地勢卑濕乃小以慶元幾年遷於武夷鄉上梅里寂歷山中峰僧舍之北

朱子大全集卷九十五上

張德遠行狀中直言宰相李綱以私意論諫議大夫宋齊愈腰斬絕不為李公諱又後張公論赦曰綱雖輕疎亦嘗為國任事上用公奏綱得內徙輕疎二字似亦足服李公又將西行奏曰小人進讒說以此北私經營窺測投隙伺間固不正名其事顯斥其人也或因獻談諧之說或假託市井之論寅緣附會其端

甚微此說得小人情狀最透

朱子大全集卷九十六

陳俊卿行狀論小人招權納賄曰此輩未必敢於陛下之前明有論薦或恐探知聖意而傳報於外耳此當合前張德遠之言看

朱子大全集卷九十九

在南康日按圖經古跡行牒僚屬如陶侃陶潛劉恕之類一一訪問最得大體

以孝經庶人章正文五句註解示俗最足破異端之

說

當與下卷勸諭榜同看

約束差公人及朱鈔事云。軍縣倉庫送納過人戶錢米。經日不得朱鈔。仰人戶赴軍陳訴。愚按朱鈔。卽今之串票也。今律亦有朱鈔字樣。又社倉事目內有印曆字樣。蓋卽印簿也。古人謂票爲鈔。謂簿爲曆。

朱子大全集卷一百

以居喪之禮教民。榜文最得整齊風俗之本。勸女道還俗榜。尤有益於風化。

朱子別集卷一

與魏元履書云。近日逐去洪邁。稍快公論。愚按洪景盧不滿於朱子如此。又與魏元履書。孟子說向嘗編集。雖已終篇。但苦無人商量。問因人或來問。檢視之。輒有不滿意處。未欲傳出。以誤後生也。愚按吾儒未定之書。輕易傳出。此最宜戒。

朱子別集卷四

與劉共甫云。某自罹禍罰。號慕之餘。無復外事。稍得

言身隱卷四
三十一
温習舊學。苦淡寂寥之中。時有絲髮之見。乃知前日所謂學問者。極爲草草。而欲以此仰希聖賢下脫塵俗。亦已難矣。愚按此書內言及荊州事。蓋自乾道五年。共父爲湖北路安撫使。以後語。正朱子居喪時也。可見朱子經一番變故。學問愈加不同。又按此書內言及孔明擇婦得醜女。似共甫爲人。不免聲色之累。著又與共甫托以元履之弟誠之。欲其以不費之惠哀憐之。此亦不免有時俗通融之意。然說得甚委曲。非欲其以恩掩義也。

與方若水云。士民薦舉之類。某久居閑處。見此等無非迎合。以是心常惡之。愚按居官者不可不知此。與魏某云。俚俗謂坂爲富。向見荆南田官說營田處地名長富。卽劉先主爲曹操追及處。史所謂當陽長坂也。然則以坂爲富。南北通語。愚按此字甚奇。

朱子別集卷五

與方耕道云。大率天下事。循理守法。平心處之。便是正當。如盜賊入獄。而加以桎梏箠楚。乃是正理。今欲廢此以誘其心。欲其歸恩於我。便是挾私任術。不行。

衆人公共道理。况恩既歸已。怨必歸於他人。彼亦安得無忿疾於我耶。愚按居官者不可不知此。又詹尚賓問。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又曰。狷者有所不爲。不爲之言則同。不爲之意似有別矣。答云。狷者但能不爲。而不能有爲。亦其氣質習尚之偏耳。知其偏而反之。豈有終不足與有爲之理。愚按觀此。則狂者進取。只是箇有不爲。而能有爲之人。蓋有不爲者。未必能進取。而進取者。未有不本於不爲。朱子又云。鄉愿亦無不可變之理。但恐其陷溺已

深。不肯變耳。此言又深得孔子過門不入之意。

朱子別集卷六

與林擇之云。來此間非苦案牘。卽有賓客之擾。比於退食。則形神俱憊。只得瞑目危坐。收拾魂魄。以待事之復來。殊不得看一字。平生論著。用盡心力。皆已有緒。今乃墮此紛擾中。不得卒其業。精力又已衰耗。如此。大以爲懼。朋友中有知識者。亦皆爲某危之。乃知伊川先生做得易傳。却是得涪州一行氣力也。愚按居官與讀書。自是一事。此子夏所以言仕而優則學。

也。
又與林擇之云貧而病殊迫亦只得萬事減節欽夫頗以刊書爲不然却云別爲小小生計却無害此殊不可曉別營生計顧恐益猥下耳愚按觀此則朱子貧時亦嘗以刊書爲生計矣。
又與林擇之云適因舉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江民表云腔子外是甚底請諸公下語已各有說更請擇之亦下一語便中早見喻也愚按此惻隱之心塞乎天地之間在腔子滿腔子在天地滿天地。

朱子別集卷七

至樂齋記最可見小學大學之次第然必有心平氣和之象然後去讀書窮理則語之至者不至扞格不入而其粗厲而不平者不得感而入焉。

朱子別集卷八

釋奠申禮部檢狀此因淳熙六年頒降編類祭祀儀式而申內云一祭器並依聶崇義之禮圖樣式某伏見政和年中議禮局鑄造祭器皆考三代器物遺法制度精密氣象淳古足見一時文物之盛可以爲後

世法今仍聶氏舊圖之陋恐未爲得愚按此則聶氏圖非朱子所取

回衆解元啓云顧念朝家設科以取士本務得賢然而學者挾策以讀書但期干祿伊欲一新於做俗不能無望於羣公愚按朱子於四六文字中無非儒者氣象如此

讀朱隨筆卷四終

天保四年刊

官版見本

